

◆民间小史

涇湖札记

章宪法

皖江之北涇湖在。这是枞阳横埠境内最大的湖泊，今分两段：上涇湖养殖，下涇湖种植，“鱼米之乡”的标本。

枞阳以“涇”命名的只有三处，另两处是：汀茅涇，在少丰村；陈家涇，在新华村，三者都在横埠镇境内。

《集韵》将“涇”释作深泥，或泥淖中行走。涇湖，真是一个与众不同又令人叫绝的湖：绝大多数湖泊都是下游低洼，上游平坦。而涇湖正好相反，下游水浅，菱红茶绿；上游水白，浪涌风行。淤积的黑土，在下涇湖中耸起，形成鲢鱼地等数座水中孤岛。

鲢鱼地也是充满了神奇：湖水干涸时露出水面，湖水暴涨时也露出水面，始终如一条游动在湖中的鲢鱼。风水先生告诉湖畔的丁财主，鲢鱼地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得之将家财万贯，子孙发达。如何得之？丁财主心动了。风水先生道：天机不可泄露。

民间传说，丁财主最终给风水先生开出了优厚条件：丁家以家长的待遇，奉养风水先生终身。双方成交，风水先生精准地测出鲢鱼地的地脉。丁家在鲢鱼地葬下了祖坟，风水先生当天眼睛就瞎了。

几十年过去，丁财主变成了丁百万，子弟果然仕宦成才。养尊处优的风水先生，感到了丁家日渐怠慢。有一天，风水先生对丁百万说：鲢鱼神要走了，得想个办法。丁百万一听就急了，寻求妙计。风水先生道：在鲢鱼地周围打进九根铜钉，不能让鲢鱼神走。

铜钉打下去了，一缕缕血水从湖底冒了上来。丁百万家衰败了。

这大概是一个传统的劝善故事。但有一点是真实的：涇湖水是清澈的，但只要开挖下去，水面上就会漂浮红红的水锈，让人想起鲢鱼地的故事，教人忠厚持家，诚信待人。

丁百万大概是一个故事，刘百万则是一个事实。旧时的涇湖，自北向南长约十里，其东为涇东，其西为涇西。明清时期，涇西的刘百万是桐城（今桐城、枞阳）“东乡首富”，仕宦朝廷的子弟，比传说中的丁百万家还多。耕读起家，诚信

商界，刘氏家族有着五百余年的富贵荣华，这在民间非常罕见。涇西的另一位名人叫做萧穆，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。涇东的仕宦之家则是左氏，“铁骨御史”左光斗就出自该族。

涇湖孕育了众多英才，更养育了两岸万千人民。普通话将“涇”字注音为b à n和p á n，方言始终将“涇”读作f à n。依旧方志所载，“涇湖”又名“泛湖”，湖面浩淼湖水涓涓之义。民间则将“涇湖”释作“饭糊”，以此告诫子孙，这个湖是上天所赐，生在湖边，勤快的可以吃上米饭，不懒的可以喝上米糊。涇湖有鱼虾有菱藕，怎么会饿死湖边的人？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，灾荒连年是有的，但饿殍遍野从未见于涇湖两岸。

丰有米，灾有鱼，难得人间鱼米乡。旧时涇湖通江达海，两岸做生意的居民不在少数。贩运黄豆，贩卖烟叶，下芜湖，下南京。涇湖两岸多岗丘，知名的“桐东晾晒烟”即出于此。人民的勤劳，两岸没有一寸多余的土地。

有了吃的，还得有烧的。涇湖一带薪炭资源有限，居民的造饭柴禾从何而来？其实正在湖里。涇湖的淤泥，下挖几尺，便能见到层厚数米的泥炭。这是一种最原始状态的煤，据说形成于两百多百万年前。泥炭是上好的燃料，火候极易控制。菜蔬，鱼肉，豆制品，一股脑下锅，然后生火，这便是“生腐突炉子锅”。涇湖一带的生腐突炉子锅，不是木炭，而是泥炭。“晚饭杯酒”，开启民间冬日的欢乐。

章氏是居于涇湖两岸的又一个大家族，章永祚是族中第一个进士，发达之后迁居江南贵池。多年过去，章永祚的裔孙都会准时回乡祭祖，也总是受到老家人的盛情接待。有一天，客人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吃的鱼这么大，你家老上人吃的鱼怎么那么小呢？主人解释说：老人年纪大了，牙不好，只能吃嫩鱼；你们年轻人，吃点老鱼没关系。客人没有怪罪，反而大加赞赏，说老家果然是敦风厉俗。

章永祚诗云：“千古文章供妙选，六朝霸业付寒灰。”云在走，水在流，涇湖和两岸人民仍在。天底下最好的事，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快活。



春 李登求 摄

◆边走边看

暗香浮动

陈大联

料峭清晨，我站在徽州的山坡上，不，准确地说，是歙县南乡卖花鱼村的山坡上。满山盛开的梅花，一片温柔的晕红，在雾气中朦胧般蔓延开来；山谷里，一幢幢白墙青瓦房子错落有致，被一片红云笼罩着，如同刚刚泼染好的山水画，还带有湿润润的墨迹。

只知道卖花渔村是盛产梅花的地方，不曾想这里的梅花开得这么漫山遍野，红梅、白梅、腊梅，似乎每一处坡地，每一个墙角都有暗香浮动、花影横斜。晨风轻轻晃过，幽香向四处散开，一股气息浸入丹田，喜悦在暗香中发散、漫溢。

花花世界，花让世界更精彩。你用心看花，花会赐你更多温情。

梅花是属于冬雪的。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”只有雪才懂梅花的矜持与纯洁，只有雪才懂爱就是默默陪伴，不争不扰、不言不语。

谁说花不解语、兀自开谢，那沁人心脾的暗香不正是它对白雪的脉脉情怀吗？我喜欢花，我默想的花的模样总是梅花，似乎它是我与生俱来的喜爱。爱听朴树《那些花儿》：“那些笑声让我想起，我的那些花儿，在我心中每个角落，轻轻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，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”梅花树下，我隐隐约约地认为，梅花是我有情岁月的第一次美好遇见。

站在梅花旁，闭上眼缓缓呼吸，想象着自己以梅花的形式站立，时光慢了下来，渐渐进入倒流，在时光深处，依稀可见那株梅花的情影，还有一位钟情梅花的青葱少年。此刻我才知道，时光是可以寄存的，时光是有载体的，它会寄存在一件物体中，寄存于一幅画面中，在一个不经意间，一件物体、一个场景便撬开了时光虫洞的法门，悄悄地游离出来。时光从没有走远，只是时光里的人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

置身于梅林，聆听花开花谢的声音。远处的云缭绕着群山，阻隔着山外的尘嚣，天地间一片澄明、开阔，内心在吐纳之间清明，继而心生欢喜。我欣喜自己此刻成为梅树的枝叶，成为这树下的石土，成为这树旁的清泉。我不敢眺望远山，哪怕是世俗的一点杂念都会惊扰这份宁静，惊扰心无旁骛的欢喜之心。

从山上回到山下，回到鱼型的村庄，随着视野的转变，角色也发生了变化。在山上俯瞰鱼村，我是个旁观者；汇在村里的人流中，我成了被打量者。其实，就是这么一个转换，我还是我，只是主观世界的我转换到了客观世界，倏然间有悟，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客观主体与主观客体之间自由切换，或许，对爱的执着可以放下了？人生的肩负之重是不是能轻松些呢？

人到中年，不似青春年少，恨不能独享这片梅林，而如今，“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”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托词。世间一切自有安排，每一朵花都有属于它的空间，就像这漫山梅花，它只属于这片土地，幸运遇见，心便足矣。

离开卖花鱼村，车子像一条鱼，钻进了潮水般的车流。我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却独留着一袖暗香。

◆亲情小记

时光

曹千千

在市区考完试，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，马不停蹄地去赶最后一趟公交车。下了车，天已经黑了，我骑着电动车就出发了。路灯越来越少，慢慢地，整条路都没了路灯，来往的车流也越来越稀疏，我越发害怕起来，路的两旁，微风吹拂树叶的声响都让我感到惊悚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到家了，别怕，快到家了。

远处有微弱的灯光，摇摆不定，可能是迎面驶来的电动车吧，但其移动的速度很慢，似乎一直立在那里。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仔细一听，没错，是爷爷的声音，声音洪亮而悠长。万万没想到爷爷这么晚还出门接我，我高声回复，不安的心刹那间被稳稳接住一般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身影越来越近，爷

爷步伐蹒跚，一步一拐走来，在黑夜与灯光的交错下，他的肩显得格外宽大而厚实。

“爷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大晚上的，知道我和你奶奶有多担心吗？是不是耍？为什么不在市里的大姑家住？”爷爷凶狠狠地说。

我不敢出声。

“你一个女生晚上走夜路，安全吗？你这孩子，一点也不让我们省心。”

“嗯，爷，我们回去吧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看，我不是很安全的吗？”

爷爷也很无奈，只说了一声：“回家。”

到家后，爷爷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别有下次了，下次天黑了，就不要往回赶。赶快去吃饭吧。”

望着眼前的小老头，脸上增添了不少皱纹和色斑，忽然感到变老似乎就是一瞬间的事，好像就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爷爷奶奶突然就老了，而我还像个孩子，总让他们担心，成长的速度没有跟上爷爷奶奶变老的速度。

多么希望时光可以慢慢地走啊，而我可以更快地长大。

